

司机一路疾驰 助产士全程电话指导 心急宝宝平安降生在网约车上

武汉晚报讯 “医生，我要生了，憋不住了。”凌晨5时许，宝宝“迫不及待”降生在网约车上，幸得司机一路疾驰，助产士全程电话护佑，母子平安。2月24日，喜提三孩的江西妈妈张女士（化名）抱着体重3800克的男宝，满心欢喜出院回家，“武汉人好热情，车上下都在帮我”。

离预产期还有9天 产妇凌晨提前“发动”

2月21日凌晨2时，武汉车谷。距离预产期还有9天的张女士突然感觉腹部隐隐作痛。丈夫出差在外，老人在家照顾大宝、二宝，她想着等天亮再上医院。凌晨5时，一阵强过一阵的宫缩袭来。“等不了了”，她拿出手机约车，然后赶紧收拾备产物品。

11分钟后，网约车到达，张女士由婆婆护送下楼。司机一见到是肚大如箩的孕妇，二话不说协助张女士上车，帮婆婆放好行李箱，车辆迅速开往附近的协和医院车谷院区。此前，她一直在那里做产检。张女士上车安顿好后，立即给产科护士站拨去电话：“医生，我在来医院的出租车（网约车）上，还有10多分钟到。”

听到电话那边“一阵阵肚子疼，快要生了”的呼唤，值班护士吴涵立即送上安慰，用平稳而清晰的声音回应道：

“肚子疼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向下用力，要张口哈气，放松。”

“直接将车开到急诊部楼下，我们到门口接你。”

“别担心，我们保持电话畅通，我会

一直陪着你。”

吴涵护士一边用座机电话安抚张女士，一边用自己的手机联系上产房值班助产士万婷，打开免提让万婷加入通话。

助产士全程电话指导 宝宝降生在网约车上

5时20分许，张女士那边的电话突然断了。

“难道有突发状况？”万婷立即拨过去。

“医生，我已经生了。”电话那边传来慌乱的声音，还夹杂着宝宝的哭声。“孩子口里有水，会不会呛羊水啊？”之前有过两次生产经验的张女士焦急地问道。

从电话里就能听到，宝宝的哭声很响亮，这说明孩子的呼吸道是畅通的。万婷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。

“安心哈，宝宝目前是安全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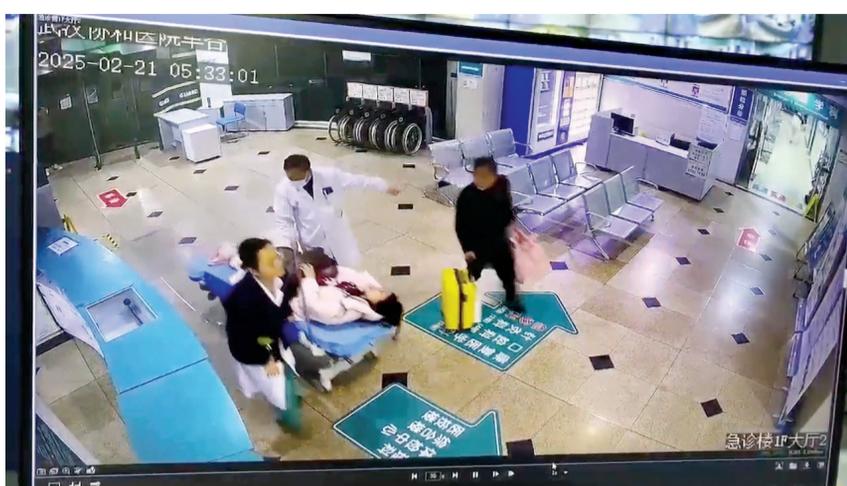
“你让宝宝侧卧在你的肚子上，如果还有羊水也能顺着孩子嘴巴流出来，不会呛到气管里。”

“找件软和的衣物把宝宝裹住、保暖，不要盖住宝宝的脸，注意观察宝宝的面色。”

急产、胎盘未自然娩出是产后大出血的高危因素。指导张女士安顿好宝宝，万婷急忙询问她“感觉怎么样”，张女士连连说“我还好”，语气较之前轻松了不少。

医患通话期间，医院产科绿色通道已打通，产房、病房准备就绪。

5时32分左右，车辆抵达，当班产



院区绿色通道开通，医护人员一路小跑，将产妇母子送往产房。

视频截图

科医生姚杜鹃、助产士邱丽已提前到急诊部等候。急诊科、产科医护一起，将由一根脐带相连的母子俩推进产房。

守在产房的万婷在电话中听到停车和医护接人的声音，这才放心。手机显示通话时长7分3秒。

姚杜鹃、万婷、邱丽团队迅速进行脐带结扎、人工剥离胎盘……产妇顺利回到病房。新生儿护理与评估同步完成：体重3800克、健康男婴。

“这只是一点小事” 疾驰救人司机婉拒采访

协和医院车谷院区产科护士长林琳介绍，协和医院产科为急危重症孕产妇设立了“绿色通道”，实行“先救治、后

付费”机制。一旦收到急危重症信息，将迅速启动应急预案，优先安排，确保患者第一时间得到救助。

24日晚，与宝宝度过回家第一个夜晚的张女士状态良好。“司机直接送我去医院，也不嫌弃我会弄脏他的车或者有什么风险，一直把我护送到医护手中；一路上医护人员也保持电话畅通。”她对记者说，“武汉人很暖心。”

据了解，为尽快送张女士就医，途中这位网约车司机还闯了红灯。不愿留下姓名的他婉拒了记者采访，觉得“这只是一点小事”。他请张女士写了一个“情况说明”，笑说：“等接到‘闯红灯’罚单，我就把这个拿出来证明一下。”

记者罗兰 通讯员张茵 金煦 林琳

赵刚博士研发中药创新药

攻克中成药“儿童用量靠猜”痛点

2月7日晚10时，健民集团药物研究院的走廊静得能听见墙上时钟的嘀嗒声。推开院长办公室的门，室内灯光孤零零地亮着，桌上摆放着各种实验数据表，赵刚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图谱皱眉——这是团队研发的儿童专用药鲁尼颗粒（化名）工艺优化方案第13次试验结果，依然不够理想。

“工艺决定了药品疗效，也决定了药品口感，对儿童药来说至关重要。”赵刚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眼睛，叹了口气，“孩子不肯吃，疗效再好也白搭。”这样“静夜思”，对他来说早已是常态。

今年40岁出头的赵刚是健民集团药物研究院的负责人。2014年，他从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毕业，加入这家以生产儿童药闻名的老牌企业时，儿童专用中成药正处于较为缺乏的窘境。“儿童服药靠掰，剂量靠猜”“成人药‘儿童用量酌减’”……到底减多少？种种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，让他下定决心攻克痛点：“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，他们需要自己的专用药。”

这条路远比想象中艰难。儿童用药剂型设计复杂、口感要求高、临床试验难、研发成本高……“好多家长不愿让孩子当‘受试者’，临床试验曾一度陷于停滞状态。”赵刚回忆，团队曾为了一款儿童药的临床试验花费了整整8年时间。

与普通的成人用药相比，这款药按儿童年龄段精准划分服药剂量，选



赵刚(左)和团队成员在实验室配制药液样品。

记者高萌 摄

用较为温和的药材，对药品的不良反应、禁忌和注意事项等安全信息也进行了明确描述，还将苦涩的中药汤剂变成了“甘甜饮料”。“有家长反馈喂药终于不用‘斗智斗勇’了。”赵刚笑着说。

在赵刚的书柜里摆着几本泛黄的中医古籍，旁边是一沓最新发表的科研论文。“中药不能只靠‘老祖宗的智慧’，

还要结合现代科学技术。”他团队研发的“七蕊胃舒胶囊”，曾因试验方案不够完美而需要重新设计开展。为此，他们耗时5年时间完成了彼时的高证据级别临床研究，从症状表现、胃镜检查、组织病理等多个层面解析出药方治疗疾病的核心定位。

如今，赵刚团队已为两款中药创新药构建起完整的“循证证据链”：十多篇

科研论文、五项发明专利，硬是用数据撕掉了“中药说不清、道不明”的标签。“中药的优势在于治未病和慢性病，比如慢性胃炎，西药见效快，但中药能调体质，防复发，副作用小。”

新药研发周期动辄十年，失败是家常便饭。赵刚的团队曾为了一款治疗儿童咽炎的新药连续调整十多次工艺。“每次失败，他都会说‘离成功又近了一步’，不断鼓励我们，矢志科研当有超强定力。”团队成员张凡对这位“前辈”十分服气，感慨赵刚是一个坚韧不拔、乐观向上的科研人。最艰难的，是面对“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”的现实。儿童药研发难度大、投入大、周期长、利润薄，但赵刚却坚称：“做儿童药，得把‘公益观念’刻在骨子里，如果只看眼前的利益，那适合孩子的药谁来做？”

这种“不计得失”的劲头，感染了整个团队。2023年10月，中药创新药“小儿紫贝宣肺糖浆”获批上市时，实验室爆发出一阵欢呼。记者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发现，近年来我国每年获批的中药1类新药仅仅3到5项，这是2018年至2024年全国唯一获批的中药1.1类儿童专用药。

“中药的创新研发，就像煎一罐好药。”赵刚说，“急火快攻不成，就得文火慢熬。我们这代人，就是那根不畏寂寞而又耐烧的柴火。”

记者高萌

